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四・子部・雜家類

畏齋薛先生緒言四卷〔明〕薛甲撰……………一

覺山先生緒言二卷〔明〕洪垣撰……………四三

涇林雜紀二卷〔明〕周復俊撰 涇林續紀二卷〔明〕周玄暉撰……………一〇九

虛舟集一卷〔明〕陳堯撰……………二一九

晝永編二卷〔明〕宋岳撰……………一三三

金疊子四十四卷〔明〕陳絳撰……………三〇三

244.14

畏齋薛先生緒言

〔明〕薛甲撰

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一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江陰以父事仕進者用其父者甚多其南公即其父也心持以日侍之存其
 遺書而聖聖宮而畏之以其後事進士持其部既指其社修之中占其孝行特簡用
 座布政司四座人以氣節稱之以不事者方有故文成信男錫爵因大懼蓋磨切文
 成以之遂生而仰其文成之高第者郝德一蘇文翰王洪心儀仰其南歐陽崇其
 昭顯其有侯常行格物乎此以致志情動乎此以存孝成物乎此以成己孝者即
 以物志繫乎一中獨立持中柱石之固不為德而物乎此為昭彰此德有以物中
 美達而通則保其用知權操發生者儒者敘德久一陞江西副使終終行其儒
 是儒文成遂相傳其素功用勉羅席按行回里時與羅道大序居相擊道從受
 其書其家此其有易者其後而孝心者漸深歸心信其院讀執其新始修楊於
 十五者七年然其白形其色也其意其德形其至其乃因其是光其德其乃其德如
 其年付其昭顯其親其意其德不為其孝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其一二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奎

昔日鵝湖之會晦翁先生云今日之事須
去兩短合兩長學者因其言遂謂晦翁晚
年自悔舊學之誤此未知晦翁者夫子嘗
有言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人示
人微意固自有在初非人所易窺晦翁之
意亦猶是也昔在聖門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而性命與仁則罕言之聖人豈不欲直
指道妙使學者為可幾及耶顧學問貴乎
深造又必以道乃能自得詩書執禮深造
之道也若性命與仁學者在自得之其可
驟而致乎故在當時雖卓唯如顏曾其于
博約忠恕之條不敢遠越自餘三千之徒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雖不能盡如顏
曾之卓唯然德成材達其所造詣亦自成
章譬之百穀皆有實用不至流于空虛無

住之歸者由聖人教之有道也易簡如象山庶幾自得之矣但其頓悟直截之學與溪造以道者大不相侔則晦翁之功其可少乎晦翁之學溪造以道者也學者不由晦翁之功而遽希自得之効鮮有不墮于空虛者晦翁溪為此懼故寧自任其短而不欲使學者妄意象山之長其所謂兩短所謂兩長學者默而會之微意蓋可識矣乃若文義之間未免有誤則晦翁之短城不能無愚于緒言中畧已見其一二但在執方之士持而循之有可據守比于說妙談空者不為甚害況善學者果能力到功溪超然自得則雖博約忠恕亦為渡河之後登岸無所庸矣况訓詁乎此又不得因枝葉而病本根矣

隆慶戊辰十月丙子朔畏齋薛甲述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一

緒言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得其和則象無失度

生生之謂易何體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何方之有精神附氣謂之物若思慮間雜心常不歸腔子裏此變也游魂也

告子以義在外面但事事要合他把這義驅使那氣去做如襲取然故曰襲孟子說義是天付的原在心裏只消收斂此心氣自會生故曰集告子看義與氣做兩件孟子是一件

集義與慎獨一般工夫自其條理分明而言謂之義自已所獨知而言謂之獨集者收斂操存此心使此理凝聚即戒懼慎獨也都是心上工夫不在外面說生者氣從心生理聚則氣聚如太極動靜而陰陽氣生本非二物亦不假人為也此精一博約之功千古道學之原一差千差若說事事求合便是義外了其說與致知而欲窮盡天下之物之說同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此是成就子羔處子路曰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此是成就子路處蓋學貴心悟不尚口給子羔是箇潛心默識理會道理底人夫子常曰回如愚柴也愚與顏子並稱此等資稟正好讀書領悟大

其所養故夫子不欲遽使使仕子路是箇聰明才辨言下解悟底人如日子之迂也末之也已都不沉思所以他平日聽教讀書都如此他說何必讀書亦是實說亦是他病處他所以不能入室夫子所以惡之者正以是故曰惡夫佞者正是對病之藥欲其聽言讀書更須默識而心求之以爲受教之地而子路終不悟也其後一入行事往往皆驗崩輒之亂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柴便曉得不當死又如成人不爲兄衰聞子羔至遂爲衰他只躬行而化都無事子路道千乘之國便有許多勞擾此正二人平日用功效驗處亦爲善讀書不善讀書之驗也然世人讀書有幾般神解頓悟底人不屑讀聰明才辨底人易於讀粘皮帶骨底人讀猶不讀惟潛心內會者善讀亦不可不讀學者各因病而自藥則可矣人心至靈無停運時若見道不明者聞言便神馳去故子不語怪力亂神日用百爲皆是顯諸仁然事事有箇理在其中用藏在裏了又是顯仁之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統是一理之顯然一卦具一卦之理一爻具一爻之理用已藏在道止如此而已無思也無爲也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也謂之易謂之乾坤謂之占謂之事謂之神却是同處見出

通變之謂事若泥故常不得謂之事然通變須是心神若心下滯礙安能通變故繼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尋常於制度字義考究妍磨極費精神糜歲月學得戚時反之吾身都無干預此正玩物喪志聖人只說學而時習之時習是自得於心手舞足蹈而不自知非習熟之謂也如此方有悅意不爲玩物去傲心則恭去褊心則寬去僞心則信去怠心則敏去吝心則惠故謂之仁仁入心也此告子張求仁於心也主忠信則此心皆義乃能變動不居運行無滯察言而觀色察已之言觀已之色如言思忠貌思恭色思溫之類若待徵色發聲則已晚矣

夏子游云事親孝者色難此聽教之多如此一旦沒聖人便沒倚靠便欲事有若求趨向可見學者能以心悟聖人則越千古可以得真傳若只在口語氣象上彷彿則雖如三子親炙之深亦無依傍卒于影響無定見而况煨燼糟粕云乎

隄濱蟻孔氣洩針芒學者于義利界限不可放過分毫也

自吾人言孔本成象只是坤不效法有一善端便被私欲鋼了

同味同嗜同聽此只借言氣性之同以明心之有同耳若論耳目口鼻之同更有不食易牙之食而甘蔬食不

悅子都之姣而悅糟糠不聽師曠之聲而聽天籟者在氣性不足以盡之乃所謂心之同然也

未知時靠把捉既知時更不東靠西靠只靠心收斂精神自作主宰都不開用

聖門學者多用心於外靠聖人言語此是他病痛處故夫子常欲無言以啓學者之自悟所謂助我者蓋此等病痛已次每問一番添得聖人一番言語他無心得惟是顏子於聖人之言不去言上理會只於心上求句句是他心得而于夫子之言未嘗有添故曰非助我者蓋因是以喜顏子又以微羣弟子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顏子直是善煅煉此心聞言只從已心上理會既得於心自動諸身譬之有根便有苗也

孟子告君不禁他臺池鳥獸只辨他一念公私所謂格君心之非大人之事也

顏子得預聞四代禮樂可與權矣

富貴而憂榮華貧賤而憂卑辱此皆氣自張弛吾心未常有落處也吾身安得有結果處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斷絕一種私意惡習然後磨礱浸潤可以求益

孔子小魯小天下不在魯與天下之中却因登東山泰山也

象山云天亦有善有惡此說誤矣夫有理而已矣安得有惡若指災祥失正爲惡却是氣也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述有不合心却合周公只于合處求不干迹上強合此真善法古者王介甫不知此意故敗壞

今世言學問之大者不過讀書然讀書者豈惟記誦而已乎將以致知集義求放心也致知集義求放心非所以尊德性乎發育峻極之盛苟不於三千三百求之則茫茫浩浩何處下手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然道問學而若朱子之成則尊德性在其中矣但其爲教也既尊德性又道問學未免岐而二之此則未免失之煩且

支耳蓋尊德性而離道問學則德性無所持循其失也流于空虛道問學而非以尊德性則學問無所主宰其失也流于口耳今並列其功而使下學之士從事其間則德性未必能尊而學問之煩多者先已分散其精神遑遑乎無所之惟有取便于口耳之習以成其私眩之私而已此固流弊之失也至若陸子簡易之說可不爲孔門之嫡傳乎然其與朱子並生一時而覺悟其煩故其爲學未免有矯枉過直之失夫矯枉而不得其中則理有未窮學問有未道而德性有未專此所以議論之間未免於尚氣之失也然今之尊尚陸子者亦不過如耳之習耳非真有見於陸子也嗚呼朱陸二先生千

古道學之傳也朱子去兩短合兩長之說亦千古不決之斷案也明于此者道其可望乎

非爾所及治心之功未至也

子貢將文章看做一樣性與天道看做一樣此說誤矣性與天道不出文章之中子貢不於心悟只于言求欲聞一等幽深玄遠之說故謂之不可得而聞不知聖人無行不與在在皆性與天道之發也然不獨子貢如此說當時門人皆然故曰子罕言性與仁

雖硜硜小人尚有些基趾不似今之從政者蕩無着落聖人以此教子貢正欲他少存得些子也勝是那務外虛張的人寧爲此勿爲彼也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便在我有箇斷制不隨人

下學而上達則工夫出于耳目聞見之外無聲無臭上通于天

器夫則堯舜功業不留器小則簞食豆羹之恩溢于頽回

靜者心之本體也孟子四十不動復其心之本體而已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打着他病痛處果然驚惶天何言哉便付以藥使子貢肯服痼疾可愈惜終不悟

心在我則我爲君物爲民心不在我則我反爲民物皆

君矣故以貴下賤然後大得民

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心上如此分明纔是知也

人心不簡易如何知得險阻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打得過此莫非義理聖人以神用賢人以義用衆人以形用神用無方義用有體形用則靡然下矣

無暴其氣須集義待其自肯

不須靠聖賢却須靠我聖賢只提携得我須自悟

升堂是勇於從道之效入室須反已致思能入室則權在我

吾心與世事相爲輕重吾心有太山之重則世界有浮雲之輕

雲之輕

類考叔悟莊公勝子房招四皓考叔本于良心子房未免失之術

天德王道須從裏面做出子路雖識見正大而根本空

踈故夫子告之以敬收斂近裏來乃白如斯而已正見他空踈忽畧未入於室處

子路慍見外面事變尚打得動內無本也故曰知德者鮮

非才無以應事然才不可獨用專用則陵物故雖有武仲之知必文之以禮樂乃可爲成人子路不明比義是以不得其死

有六言亦有六蔽仁知信勇剛直專于言語上求不得
若專求之於言則理非心有泥而不通斯有蔽矣故聖
人啓子路以好學子路平日亦豈全然不知學者爲其
專于言語上求故也然好學而不在言語之間則聖門
所謂學者可知夫子所以啓子路者深矣

萌芽我固有不美鄧林枝

天生吾身豈徒飢食渴飲如鳥獸然將以發揮道理也
如此則吾身當從道理轉運不當從物欲轉運然道理
豈是外物只在吾心則吾心乃轉運此身之機軸也嘗
省其機張弛由之當固其軸闢開由之則物欲不能移
矣

小人偏滿于知識言語之間者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者道
在邇而求諸遠何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所
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器爲物用不器者用物

分我所有不能掩人所有不可

認譜不行明于已者也

喜折屐齒則知矯情鎮物之非真大小一也

履夷如險乃能履險如夷

心無町畦身有輿衛

告人主與自爲須從身上起念不可於法度上求

人能弘道故當求道于人非道弘人不可求人于道

恬然無事則彼我俱省力

人無二心心無二道三代相傳不能易此心此道故損

益可知後世去三代既遠損益不存而此心此道在也

故百世可知也不求之心與道而專求之法度則雖身

履三代之世其損益亦不可知矣

文王之無憂舜之無爲一也

四時行百物生只示人處便是我心悟處無非教也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此心神化無方後世耻一事不却

都虞記著

謂之一夫言本心既絕其與同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人人自

足俱不在我

心惺則氣不昏心定則習不作

一毫着意即非從心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自是心上打不過處便自道是

堯而已矣在爲之而已

羔羊之大夫循職守分而無媚嫉于進之心故能委蛇

自得如此

二南之化婦人女子不過勤締絡親蘋藻思君子孝父

母仁衆妾守禮度皆後人所能行而世人望之若曼乎不可及何哉彼自身而形之而此則無其本故也

甘棠思召公至于弗敢伐弗敢拜安有聲色笑貌之可持循自有結乎其心者

且兔武夫使在後世律以明經射策之科必不能與新進少年比肩然當時公侯所用以爲于城腹心者蓋在此則夫先王之所以取人與斯人之所以爲可取者固自有在而無假于外矣

齊近東夷晉隣西戎秦近北狄地險要而民勇尚敦朴若陳衛鄭皆居中國其地饒易無四夷之儼民習于安逸惰而爲不善故變風所載淫佚怠惰之風皆出于

陳鄭衛而秦晉齊則無有焉固教化之不足亦風氣使然也

幽風作于有天下之日故一之日二之日用周正朔非先公時已用此紀候也

皆慾深者其天機淺試之立見

願不可見而日觀願反觀也佛家觀世音之說義亦如此

博學于文學者覺也一處覺他處不覺不可謂之博惟精之精致知之致主善之主皆然

以生爲樂可得而死也以利爲樂可得而害也以貴爲樂可得而賤也以富爲樂可得而貧也惟淡然無樂則

莫得而死而害而賤而貧是常生常利常貴與富也精則微精則一精則誠精則明精則密精則粹精則通一精而内外之道合矣

陰陽之氣相爲勝負陽道勝則親陽陰道勝則親陰故亡國多祀興國親民

人情好高務勝故老氏以卑下教人以妄爲真故釋氏以苦空教人對病之藥也

以能加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能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德行天行不屬言說

造化之神動于氣至誠之神妙于心心無愧怍則神無怨恫

才以集事道以保身

無厭數則神常存神常存則不愧屋漏緝熙卽所以敬止

知止而後有定其定實實有此理戒生定其定虛虛空無住而已此儒釋之分

有此身則具此理聖人用功只是窮盡此理故博文以約此禮惟精以一此理致知以至物之理理既立則身

自聽命而此理亦有賴藉扶持以運用于天下所謂配義與道得以成其裁成輔相之功者亦賴此氣也若釋

老之說則不然以爲爲吾患者此身也去身則無患矣故以身爲苦專務去之謂之根塵空幻如欲去聲色塵

則捐妻子斷香味塵則禁血食斷意觸塵則遺世事其強取捷求雖足以立一切之行而禁隔太甚道理不行人情不堪反以滋亂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多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良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不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舍知性而言盡心舍良背而言不獲其身者妄也

精生氣氣生神是集義所生者義精則氣神老氏之言精氣而已矣

報不稱施怨之招也是以君子不處厚施循道而行以理而得爾矣矣

屯下一陽繼乾坤之後此天地之心人之極也

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無思慮則一理自相感應難以思慮只從思慮無感應矣無思慮者純乎天有思慮者雜以人

口蹙囁而風生可見人氣與天地之氣相感應

由精而一則爲執中離精而語執中是執一也

只一刻不戒慎便閑思雜慮牽引而來此時事至面前

莫知措置便手忙脚亂全無道理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立已則能役物已不立則役于物

集如聚集之集不令道理放散之謂勿忘勿助乃集之法

復於獨知所以爲不達

學問以窮理自修以去私恟慄以檢內威儀以檢外聖賢致知工夫多少完備

心中牽惹着纖毫事便天地憤亂變化不出

夷之隘惠之不恭佛者西方之教如何由得然不謂之聖不得亦如春夏秋冬之氣隨時而發一定不得然不謂之天不得

三代而下聖人之學破碎不完釋氏遺格物以言致知儒者遺致知而言格物其爲不知本一也

後世之學講得似行行得似只心不是

人心精義便神少有些查滓便滯礙不神

感爲一應爲萬殊應復爲感則萬殊亦一矣斯理也可容雜乎

易不論成敗只論義理義理當然雖敗亦成

使桀紂而作聖其工夫甚易天資過人故也

論人者苟先橫好惡于中而決于外論之是非則沒世不能得其真矣

天祚人國只是多生賢才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即天也

母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即文王也

江出岷山一溪流耳所以能達于海而成江者以其會集衆水而通之也豈獨任一流之力哉是故人不可以

不學

仲尼生周則憲章文武矣生于夏商則憲章禹湯矣設生秦漢之世獨不憲章秦漢乎蓋風氣推移道化變易雖聖人有不得而知者要在祖述堯舜之心不失則隨寓而可故自用自專生今反古者災及其身

有堯舜之心則隨時憲章莫非中道否則不入于波靡必入于膠泥矣

五禮不彰五刑弗庸聖人之賞罰寓于春秋而已知我者以此罪我者以此春秋與命討同功矣

古有國學有太學無大學大學之說猶大觀大知大禮大樂不着于法之云爾

學至知止則中有定理矣中有定理則何思何慮其靜也貫動靜而常然不爲沉空守寂故定而后能靜以靜爲靜者遇動則亂若由定得靜則物理在我心常泰然無強制無助長自然不動于物而心安故曰靜而后能安安則有感必通中無凝滯故曰安而后能慮天下之理未有得于感通之妙而不能會其極者也故曰慮而后能德

物物有箇本末事事有箇終始只是不知先後之序便着于迹知先後之序便近於道着于迹者學之小近于道者學之大

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格致修齊治平皆事也如平天

下者必先治其國則爲近道苟徒恃法制之末即非道也致知者以至平物理爲極致即爲近道苟徒記誦玩索倚乎物以爲致空虛寂滅離乎物以求致即非道也其餘卽此可以類推

道學者啓吾之明擇善之功也自修者去吾之累固執之功也然擇善在固執上見則啓明去累不是二事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聖人全得此理事來時理自應不是事事學之以待其來也三年無改誠孝之心純也三年無改則終身無改矣逸其心而后可以勞心逸其力而后可以勞力

內有是德則于物必有油然而不容已之意故在明明德及在親民然民物之中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可易者在不止于是亦未得爲明其明德也故又在止于至善

六藝可言學而德行不可言學性有之也精一便是執中惟精惟一雖未見諸事然中已在我矣故曰允執厥中

不知本末事事要去做知本末識終始一了百當秦與六國同爲變詐而秦不亡者變詐施于人而六國既亡天下之人皆秦人矣而變詐不休是以此自施也已之亡也不亦宜乎

程子曰知至意便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故

人能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之功已了豈有不誠者耶
夫婦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知能之良不可
以聰明齊知求也

傳堯舜之心則可以憲章百王矣脩四時之理則可以
下襲四方矣

對書冊即對聖賢不必親承

君子之於道也覺則聚不覺則散故學以聚之大本立
矣問以辨之不過以證此理之同而已寬居仁行乃自
然之効非強致也

人心清明則光明繼續而不絕故曰維清緝熙

仁之中有義大德小德之謂也

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將欲獻之君也既而萎絕蕪穢進
不得以致之君則退而修諸己由是飲蘭露餐落英製
芰衣蘘荷裳蓋衣服飲食無一時一息而不予此也

道率性者也故外有是道則其中必有油然而容已之
意內外相因不可湏臾離者也若內無此意而外有此
道乃矯強襲取之爲私意人欲之發不得謂之道故修
道不干道而于性也

朱均之惡不減桀紂而能保國傳家澤流千載者堯舜
處之有道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
乎

人之精神堯舜與桀紂同但用處差耳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歟非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然則聖人之學聖人之知亦可見矣而後世
以多爲學欲盡知天下之物者何也

地氣入南則融而爲朱砂流磺之類陽之極也
知崇者無染累禮卑者不空疎

盡生理謂之生乃知不盡生理即死矣

人之良知良能湏不學不慮如惡惡臭好好色如保赤
子如孩提之童知愛親長乃爲無自欺而可達之天下
不然終是學養子而后嫁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孟子
不取五伯而取齊王愛牛一念意蓋如此

乾初乃地之下上乃天之上天上不可處故過五卽當
復于潛元必有悔

德業可極時與位不可極故乾三無咎而上有悔

互卦乃中古卜筮所用中古時非有文王周公繫辭故
旁推求通沿至春秋時多用此乃術數之學也文王周
公之辭正以發揮爻象正理以破術數之學今觀象者
豈得復取互體乎

天地之氣纔入秋冬則鷹隼擊豺獺祭隕霜殺菽振風
脫木與夫樵蘇漁獵傷夷斬伐之慘相尋于地上此即
坤陰過中而能戰于野之證也

大始如大禮大樂之謂

見此之謂仁知此之謂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君子之道鮮

動則有變三百六十四爻皆有變于動見之若卦中所言往來上下乃就本爻言陰陽相與所以成卦之義耳非謂此卦自彼卦來也

易有意像有事像有象像不可執一

陰陽合德而後剛柔有體故曰萬物資始資生

清和任各用則偏兼用則全

東漢之亡也英賢駢首就戮而不逞之人羣聚于朝當

是時紀綱雖存已無把持之者矣然則是廢也名器雖存已無羽翼之者矣然則是孤立也彼奸雄之睥睨竊

窺者安得不蕩然無忌而萌竊取之心哉

毋以事物割而神

何事獨貴古古人良者傳

能無求雖處人間可也不能無求雖離人間不可也子

不見夫鷹鷂乎摩霄凌空而不免于網罟者有求于人間故也

海水鹹而海魚淡生意內足故也生意足者不受于外况生理足乎

松栢之生其皮歲剝故千年而參天凡大于中者未有不脫于外者也若堆積纒綿以外爲大唯枯株耳

羣鳥見鳳而鵠見鷦鷯亦鳴其鳴同其所以鳴異

聖王不作處士放恣則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感而遂通聖人之復也善端之不容泯吾八之復也雖惡極必復于善雖亂極必復于治惟其必有復此所以見天地之心也

木之生意不存則雨露之所潤腐爛其木者也心之生意不存則詩書六藝之所陳腐爛其心者也

心之知覺處即是生意

吾儒之學即富貴而忘富貴即生死而忘生死釋氏之學乃離富貴而忘富貴離生死而忘生死此所以異也

咸有變通之義所以能變通者以其有恒在也故曰貞

吉恒者一定之理所以能一定者以其有咸在也故曰利有攸往

耳目與心爲一物猶萌芽與枝幹爲一物也人之學問要從心上通到耳目上去猶灌溉草木者須從根上透

到枝幹上去若世人不知只囿于耳目不能通其理于心是心與耳目隔絕爲二猶灌溉草木者不能浸灌到根裏面去如何透得出來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二

緒言中

河圖洛書者數也方圓之體不同而同一數猶布之經緯不同而同出于一機也八卦九章者理也八九之用不同而同一理猶入身之表裏不同而同出于一氣也河圖虛五與十而不用故曰虛其中洛書總皇極而爲九故曰總其實然卦雖止于八而太極之理流行乎其間是以不用爲用也則亦可以爲九矣皇極以前後八疇爲用而九不見其爲用是用而未嘗用也則亦八而已矣此經緯表裏之說也

古之聖人體天法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後

之人窮數以得象即象以悟理

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蓋陽之生數在東北而成數在西南老陽位北而成數之九則極于西也少陽位東而成數之七則極于南也故曰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也陰之生數在西南而成數在東北老陰位西而成數之六則極于北也少陰位南而成數之八則極于東也故曰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也

陽主進陰主退七進而爲九少陽進而爲老陽也故老陽之數僥于少陽也八退而爲六少陰退而爲老陰也故老陰之數乏于少陰也

西北二老互藏其宅東南二少互藏其宅九居于四之外是老陽藏于老陰之宅也八居于三之外是少陰藏于少陽之宅也七居于二之外是少陽藏于少陰之宅六居于一之外是老陰藏于老陽之宅也

坤震之間藏一復爲冬至乾巽之間藏一姤爲夏至凡數生則成成則變

有思有慮人也無思無慮天也有思復于無思有慮復於無慮人之所以求至於天也

通微者人復天之功也極靜之謂微不以一毫私意間之謂之通通微者靜之極也靜極而動則無所不通矣乾之專直坤之翕聚人之通復其理一也

天惟靜也故金木水火之氣升而爲日月星辰地惟靜也故水火金木之精積而爲水火土石人惟靜也故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爲貌言視聽之用

聖人觀象繫辭亦是一定法如后世六神占課一般本是易曉孔子十傳發揮已甚明白只爲后人不曾細心觀玩反看得難了大槩一卦之中必有卦象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也必有卦德則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是也或用後天卦象則乾父坤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是也居必有正不正則陽居陽陰居陰當位爲正居不當位爲不正爻必有應不應應必有正不正正必有中不中與夫剛柔之往來上下凡此數義便是文